

樂壇最佳拍檔

愉
韻
度
曲

梁君度

去年，何占豪來港舉辦音樂會，筆者有幸到場，欣賞了他親自指揮、與陳剛合作的《梁祝》。縱觀百年中國交響樂史，最為人津津樂道、歷久不衰的黃金組合，當屬陳剛與何占豪。二人少年同窗，志同道合，年輕時合力創作的《梁祝》小提琴協奏曲，歷經半世紀風雨，至今仍響徹海內外，是華人民音樂史上無可替代的經典，堪稱樂壇最佳拍檔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二人就讀上海音樂學院。當時樂壇推崇西式曲式，民族音樂備受冷落，難以登上大型交響舞台。有感國樂式微，兩人立下宏願，決意融戲曲韻致於西洋交響，以民間傳說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為藍本，寫出一部屬於中國人的小提琴協奏曲。才情上，二人各有所長、互為補足：何占豪深研越劇唱腔與民間調式，擅長提煉婉轉深情、充滿東方意蘊的旋律；陳剛則熟諳西洋樂理與配器技法，精於建構樂曲格局、鋪陳交響層次。一位守住民族根脈，一位貫通西洋技法，天作之合，為《梁祝》的誕生奠定厚實根基。

這首曠世經典之所以成功，正在於二人高度的默契與無私的藝術胸襟。何占豪為樂曲注入靈魂與血肉，萃取越劇經典唱段，

細膩刻畫相戀、抗婚、哭墳、化蝶等情節，使樂章兼具柔情與悲壯，滿載東方故事的溫婉與張力。陳剛則以專業的西洋奏鳴曲式統攝全篇，巧妙平衡戲曲唱腔與樂器編排，將靈動的民間旋律納入規整的交響架構，實現中西音樂的完美交融。創作期間，兩人反覆打磨細節，坦率探討取捨，不固守己見，一切以作品意境為先，互相遷就，彼此成就，終成這部雅俗共賞的傳世之作。

二人之所以被譽為樂壇頂級搭檔，貴在技藝互補、心志相通、胸襟相融。他們不追逐西風潮流，不慕世俗浮名，摒棄文人相輕的陋習，甘願收斂個人風格，全心成全一部跨越時代的精品。一曲《梁祝》，突破語言與地域的界限，成為世界認識中國音樂的文化名片。

回望香江樂壇，顧嘉輝與黃霑亦是舉世無雙的黃金拍檔。曲詞絕配，風骨天成，聯手締造了港樂的璀璨時代。可惜二人皆未臻高壽，過早告別樂壇，未能再留絕響，實為華人樂界一大憾事。



●何占豪指揮樂隊演奏他和陳剛合作的《梁祝》。

作者供圖

一飯走心

挑
弦
雅
音

姚珏

從8月1日開始《一飯封神》第二季在內地開播，這檔節目第一季去年爆紅。節目邀請一百位廚師參與，其中既有小店的「無名小廚」，也有獲得米其林認證的大廚。節目通過不同形式的比拚和挑戰決出「廚神」，融傳統和創意、民間和殿堂於一體。中國人歷來推崇「民以食為天」，美食抓住的不僅是人們的口味和記憶，更重要的是它蘊含的文化和習俗，堅守和創新，以及街頭巷尾千家萬戶的煙火氣，因此我一直覺得美食和藝術也密不可分。

我們剛剛結束的意大利青春巡演，孩子們的琴聲留在了音樂廳裏，而一路相伴的地道美食風味，也成為這場藝術之旅裏最鮮活的另一段記憶。音樂是我們此行的主線，但味蕾的相遇，同樣讓我們讀懂這片土地的風土與人文，收穫了舞台之外別樣的感動。內地有一個網絡用語「走心」，意思講的是用心、動真情和走入心裏，而我們的意大利美食和藝術之旅，真正也有了「一飯走心」的美好體驗。

之前我提過在帕爾馬，印象最深的是一家西西里風味餐廳，我們品嚐了店家新鮮捕撈的青口貝，海味的鮮甜令人難忘。孩子們在餐廳即興演奏樂曲，來往用餐的食客紛紛駐足聆聽，不少人還主動上前詢問我們正式音樂會的時間，後來這群餐廳偶遇的聽眾，真的來到現場，成為我們帕爾馬首場音樂會的觀眾。這樣隨性自然的音樂交流，美

食和藝術融於一體，真正讓不同文化走進彼此心裏。

在帕爾馬，我們還第一次嘗試了當地特色的生馬肉塔塔，這對我和孩子們來說都是十分新奇的體驗。在克雷莫納，我們嘗過的意式燴飯，稱得上是人生中吃過最驚艷的。在佛羅倫斯除了享用正宗的T骨牛排，行程尾聲，大家又一同品嚐了經典的牛膝骨燉菜，軟爛的肉質搭配濃郁醬汁，體現出文藝復興之都的經典與沉澱，為整趟美食藝術之旅畫上圓滿的句號。

我們的跨國青春藝術巡演，不止有排練、同台演出與文化交流，更通過地道的本土美食，讓孩子們沉浸式觸摸意大利的地域文化，真正讓孩子的旅途能夠「走心」，不是只有走馬看花，而是理解和感悟當地的文化，從文明互鑒中學習和成長。

當然我們也希望用當地觀眾看得懂的方式，讓他們也能「走心」，把我們的音樂和文化帶到他們的心裏。在帕爾馬的威爾第的故鄉，我們特意演出他創作的歌劇《納布科》中最著名的唱段《飛吧，思想，乘着金色的翅膀》，在佛羅倫斯我們演奏了《我的太陽》，現場的觀眾都跟著一起演唱起來。在3場演出時我們加演的曲子都有中國民歌《放馬山歌》，全場就跟着音樂一起喊「哟哨」，我們通過兩國最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民謠和曲子，用音樂架起了心與心之間友誼的橋樑。

我感覺巡演不僅僅是音樂會，更重要的是參與孩子和家長們的笑臉、當地觀眾們的喜悅，美食與文化真正「走心」了，這趟旅程才有溫度、有記憶、有情懷。

山水有界，我心無疆？

想
入
飛
飛

鄧飛

這個故作文學味道的標題，其實是多年前看到的一句內地樓盤廣告文案——「山水有界，我心無疆」。當時年輕，只覺得這不是地產廣告慣常的修辭，用幾句漂亮的文字包裝樓盤景觀而已，難免有點故作高深，所以一直沒有放在心上。

直到近日讀到西班牙位於北非的飛地，長期面對非法移民衝擊的報道，我竟又想起這句話。山水固然有界，但人心卻總是不斷跨越疆界。這句話，也令我聯想到兩個地方。

第一個地方，是西班牙與北非之間的直布羅陀海峽。古希臘神話認為，這裏就是古人眼中的「世界盡頭」。相傳大力神海格力斯（Hercules）劈開山脈，形成海峽，並豎立象徵性的海格力斯之柱，上書拉丁文「Non Plus Ultra」，意思就是「在此之外，別無他物」，提醒航海者不要再向未知世界冒險。很多年前，我曾站在海峽旁的山坡遠望對岸。天氣晴朗時，非洲大陸就在眼前，海面平靜，海峽並沒有想像中的驚濤駭浪，兩岸距離甚至近得令人意外。如果單憑眼睛所見，實在沒有什麼令人畏懼之處。然而，當腦海浮現海格力斯之柱與「世界盡頭」的故事時，心裏卻不由自主生出一絲敬畏。

真正令人敬畏的，從來不是地勢，而是文化；不是山海，而是文明積累下來的共同記憶。文學、神話與歷史，賦予了地理新的意義，也提醒人類，未知世界永遠值得尊重，而不是一味征服。

另一個地方，是新疆吐魯番的交河故城。多年前，學校組織考察團前往新疆。我和一位同事共撐一把太陽傘，在烈日之下穿梭於千年古城遺址。導遊介紹時提到，古城前方有一道明顯的地理分界，再往前便是古人的墓地，因此那裏也被民間視為陰陽之界。他提醒我們參觀歸參觀，最好不要跨過那條界線。也許導遊只是為了增加旅程的神秘感，同事聽後不以為然，準備繼續向前。我卻下意识拉住他笑着說一句：「算了，不必過去，還是保留一點敬畏吧。」

我當然不是鼓吹迷信，也不是相信什麼超自然力量。真正打動我的，並不是那條界線是否真有神秘力量，而是人面對歷史、文化與生命時，是否仍然保留一份謙卑。古希臘神話也好，新疆民間傳說也好，不在於物理的疆界，而是在於透過文學隱喻，提醒人不要因為科技進步、知識增加，便以為自己可以無所不能。真正的無疆，不應是毫無節制的慾望野心，而是對文明的探索、對知識的追求，以及對世界的想像。至於面對天地自然、歷史文化，以及法律與倫理時，仍然願意保留一份敬畏，或許正是文明社會最值得珍惜的品質。

知己

聚
姐
私
語

林爽兒

這天，天文台發出紅雨警告，朋友卻無懼風雨，準時到我家門前，因為她要請我去吃生日午飯。但這樣的情況怎麼辦？她老遠從西貢過來，出門只是有雨卻未變紅雨，來到我家門才「變了天」，在我家忐忑了15分鐘，終於還是冒着大雨出門，坐上朋友特意去清理乾淨的車上。

其實香港人基本上は無懼風雨的，住城市中且是個小港口，對風雨的感覺不大，只要小心些，問題不大的。除了那些無人性專挑戰風天去海邊玩，帶小朋友去看風雨的父母，還有近日見到更令人生氣的不知什麼人，膽敢去水壩跨過欄杆打卡，據說是中年男女，又是想「累人累物」的罔顧生命安全的人。

再說我和朋友的午飯，終於去了我們很喜歡的「老飯店」，去到飯店場面冷清，當時只有兩椅客人，加埋我們便是三椅，有趣的是，客人都是長者，老人家也是不懼風雨。哈哈！這邊的食物一直保持水準，只嫌包子變小了，少了點當年的風采，不過仍然好吃。

朋友剛剛從新疆回來，聽她講旅

遊的點滴，她一個勁地說太辛苦啦！太累啦！因為天天換酒店，而對住酒店她特別恐懼，因為她有嚴重的潔癖，每入住一間房都要全面清洗消毒，廁所連水龍頭、把柄、廁板、地下全部消毒，自己帶上枕頭被鋪，地氈藏菌更要強力清潔，每天搞到腰痛。這樣的習慣不累才怪，雖然口口聲聲說累，但她還是有收穫，買了張過萬的新疆棉被，這價錢是因為會將它用於支持咱們的軍隊，她說應該的，不貴。還買了駱駝奶，她說這奶我們飲不會肚瀉。

冒紅雨的一餐午飯，我們吃了很多也說了很久，這樣的朋友沒幾個，儘管我們會隔好一段日子才見，但在我的生日和其他節日，她一定記得我。知己不易求呀！



●老飯店的壽桃很好吃。 作者供圖

金庫裏的贖罪與兩難

路
地
觀
察

湯湛北

Netflix 版《氣體人第一號》最令人震撼的刀鋒，莫過於劇中對體制暴力的極致描摹。新版虛構了一個名為「白色中心」的恐怖福祉機構，其黑暗設定直指韓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「釜山兄弟之家福利院」慘劇。現實中的負責人朴恩根，在將無數無辜底層虐待致死、販賣屍體後，最終竟然只被判坐牢兩年多。出獄後依然能過着大富人的生活，再沒有受到任何進一步的法律制裁。編劇延尚昊正是借用「氣體人」這個悲劇怪物，去具象化那些在現實中無法究、被體制粉碎的弱者集體怨瀉。

雖然整體調子比原作沉重、絕望得多，但Netflix版並沒有完全與1960年原創版本脫離關係，反而將最深沉的致敬，藏在了大結局的舞台之上。

新版的最終回，場景回歸到冰冷封閉的銀行金庫裏。在電影原版中，金庫是「氣體人」最初驚艷登場、一再展示其神出鬼沒犯罪能力的象徵性背景。新版特意將決戰定於此地，無疑是精妙的致敬。然而，同樣是女主角與「氣體人」在金庫回歸於盡的慘烈宿命，背後隱藏的編排考慮卻有着本質上的割裂。

原版的金庫結局，是一場古典浪漫的「殉情」安排，藤千代是蓄意與愛人相擁走向毀滅。但在Netflix版中，這個情節卻成為解開核心倫理困局的關鍵轉折。

兩版本最大的分野，在於「主動性」的調換。電影版中，由頭到尾策劃劫動與殺人的惡行，皆由「氣體人」自主決定，但Netflix版裏，真正的復仇操縱者其實是蒼井優飾演的女主角京子。由UTA飾演「氣體人」，本質上只是京子用來向當年白色中心加害者復仇的「工具」。

因此，與其將結局看成是正義消滅了怪物，倒不如看成是京子的一種沉重的自我「贖罪」。更重要的是，京子的犧牲，精準地避免了她心愛的男主角——由小栗旬飾演的幹探賢治——陷入正義與情感的兩難絕境。因為京子才是操控「氣體人」連環殺人的幕後真兇，這個秘密一旦公告天下，為了執行法治公義，小栗旬將不得不親手拘捕自己最深愛的「未婚妻」。

看似與原作遙相呼應的命運結局，Netflix版在金庫的烈火與毒氣背後，巧妙地将「純愛殉情」置換成一場「為了成全愛人的公義信念而選擇自我毀滅」的現代悲歌。這種改動，無疑賦予這部重啟之作一份蒼涼美感。



立秋的雲

百
家
廊

鍾情

「雲天收夏色，木葉動秋聲。」天高雲淡，風裏夾雜着一絲涼意，意味着立秋節氣到了。

「立秋」節氣像個夾心的三明治，夾在大暑、小暑和處暑之間，是對「長夏」的一個註腳。萬物隨陽氣下沉走向成熟，民間素有祭祀土地、慶祝豐收，以及「貼秋膘」等習俗。盼立秋，盼涼爽，盼豐收——桃子、葡萄、蘋果、核桃、秋梨等，這是一年中最新鮮的季節。在《說文解字》中，「秋」同「年」字，不妨問一句，「你好，立秋！」是歲月秋好，何嘗不是對秋天碩果纍纍的期待呢？

立秋是一種過度，暑氣與秋涼做最後的「短兵相接」，幾個回合下來，秋意佔領樹梢、莊稼地與無垠的田野，變魔術似的把大地染成金黃。一定別錯過天空！上學時回姥娘家，路過張莊路飛機場，我跳下自行車，跑着跳着去看飛機拉線。先聽見飛機發出的輪機轟鳴聲，緊接着，高空中甩出兩道白色的長線。我在外圍空地上邊跑邊喊，天空碧澄如鏡，把心裏照得銜亮，白線迅疾地移動，忽地甩出一個弧形。只見它歇着一團雲彩，彷彿哪裏飛來的大鳥，引人追隨。不久，凝結成尾跡雲，我久久地望着，大有靈魂出竅的感覺。待我轉身，再回頭，白線瞬間沒了蹤影，恍若誰隨手寫下又擦去的兩行詩。

飛機拉線從頭頂降臨，正如一朵重要的雲，轉瞬即逝，再也回不去了。英國作家劉易斯·卡羅爾在給小朋友寫信時

說：「天很熱，我給你寫信，現在墨水都被蒸發了，房間裏飄着一朵朵雲。」秋天的雲，是大自然隨機贈送的棒棒糖，高高舉在手裏，不吃也覺得甜蜜。

節氣教給我們的，是生活的圓融。「秋，揪也，物於此而揪斂也」。我頂喜歡這個「揪」字，像掌心裏的一枚深綠色的法桐葉柄，帶有根部的頑韌——左邊提手旁，指向勞作。宋代《東京夢華錄》載道：「立秋日，滿街賣揪葉。婦女兒童輩，皆剪成花樣戴之。」立秋日，男女簪戴揪葉，乃是古人習俗，後來有人收集搗爛熬製揪葉膏，用來敷療瘡瘍。

暑天餘威尚未拂去，一邊渾身汗臭望天興嘆，一邊掰着手指靜待秋天。秋天像一隻莽林間躍動的花豹，秉性非常，出沒隱蔽，時不時還來個「豹變」。所以，一夜入夏，悠然入秋。一場秋雨過後，上班路上偶有樹葉墜落，彷彿太史官隔空一聲斷喝：「秋來！」抑或是，午間燥熱，早晚涼快。農人盼多雨，俗語：「立秋三場雨，秈稻變成米。」

無論全球氣候如何變幻，物候就在那裏，它是人心的一把標尺。立秋同樣有三候：一候涼風至，二候白露降，三候寒蟬鳴。「涼風動萬里」，涼風指西風或西南風，它是烽火驛站的「使者」，負責報秋，遂古人把秋風稱作「一笛秋風」，晴暖的天空下陡然有了音樂感，給人秋高氣爽之開闊。

涼風、夜雨、落葉，成為「秋天」這個露天劇場的「取景器」，第一位登場

的演員是杜甫。他的感時憂國，他的沉鬱頓挫，他的舟楫江河，都沉澱在《秋興八首》裏面。在他之前，中國的秋天是不完整的，直到他的詠嘆，坐實了秋的精神天空，那種引人共鳴的、濃稠的、莊重的悲秋感與疼痛感，厚重如一場夔州的大霧，至今在我的眼前迷濛。

秋涼深一寸，薄霧多一重。「白露降」儼然不是露水，它指向初秋霧濛濛的天氣，「茫茫而白者，尚未凝珠」，「白」是秋天的底色，在尚未到來的路上。「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」，蘇東坡《赤壁賦》中這句詩就是描寫江上的薄霧，古人也稱「藹」。霧靄是駕車途中能見度低的標誌，卻成為撩撥心靈的精神隱喻。如我在新書裏寫道的：經歷一場人生至痛後，雷霆與霧靄在我體內安營紮寨。

揪、秋、揪，秋天總是讓人懷揣念想的，這念想來自聲音：寒蟬獨唱，寂寥，悲涼，幾多況味。但悲涼並非悲傷，實際上有太多人誤解了秋天的內涵——夏是盛大，秋是遼闊。夏蟬稱「蜩」，寒蟬名「蜩」，後者「蟬小而青赤」，「寒蟬淒切，對長亭晚。驟雨初歇」（出自柳永），寒蟬叫啞了嗓子，一叢秋涼瘋長，迎來「噤若寒蟬」，在萬物肅殺中秋轉身走向荒野，這隻花豹隱沒湖邊蘆葦叢裏，留下一瞥豹紋，或是草的帽沿兒。

風裏陡然有了秋的訊息。風姑娘的語速明顯慢下來了，新涼、薄霧、流嵐、輕煙，初秋的「氛圍組」到齊，秋天近了，近了。

冒雨行山的人

鵬
情
萬
里

趙鵬飛

香港最近的雨，多到令人生疑。天文台說，剛剛過去的7月，總雨量高達790.3毫米，較正常值高出一倍。更創下1884年有紀錄以來總雨量第二高的7月。其中，20次黃雨警告，5次紅雨警告。水為財。香港上半年各項經濟指標亮色不少。不過，雨太多，對於喜歡戶外運動的人而言，極了不太好，尤其是行山。

香港的行山徑向來廣受讚譽，行山途中，既有山海之間的壯闊景致可欣賞，也有置身密林眺望繁華都市的特別體驗。山澗溪流蜿蜒，瀑布跌宕，水塘清幽。不時還會看到獨木成林的榕樹，自然生成一道道氣生根拱門，頗有些綠野仙蹤的奇幻氛圍。上周日下午，本打算沿着香港仔上水塘，一路穿過山林，到南風道，再走回大路，全程約七八公里。不料，才進山兩三公里，雨就開始下起來。起初，仗着山深林密有葉遮頭，不時還能迎面遇到三三兩兩的同好，便不以為意。走着走着就發覺，適才遠眺時，還青山濃翠薄霧裊裊，此刻全然隱匿在濃稠的霧中。雨越來越大，又急又

密，忙不迭地攆起傘時，髮梢的雨水已經順着衣領灌進了脖頸，後背立刻濕透了一大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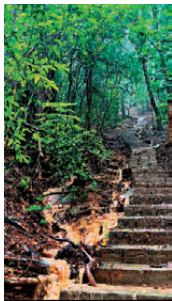
多日的豪雨，推高了香港仔上水塘的水位，滿溢而下的排洪，從數十米高的水塘大壩傾瀉而下，猶如一架高速運轉的巨型織布機，十幾匹白練奔騰如瀑，急速墜入河道，跌撞出轟隆隆的水聲。這罕見的景觀，隔了一兩公里都能看到。

雨中的山，不止失去了空幽寂靜，也把漫山隱藏的瘡口顯露了出來。每一處罅隙，都有一股或粗或細的水流奔湧而下，不管不顧，似乎要把淤積在林間經年累月的情緒，趁機發作出來。若流經的是一堆亂石，石頭上流過的水色尚清冽碧綠，若流經的是泥土冲刷的溝渠，濁黃的泥湯，把石青的路面都積成了土色。好在這條山徑早前走過，只要順着引水道，大約3公里就能順利轉入南風道。

獨自冒雨行山是件危險的事情，若不熟路，更不能成行。多雨的季節，山體吸飽了水分，山泥山石都脹得鬆軟，稍微兜不住，就會發生山泥傾瀉。路行過半，進退兩難，退不如進，硬着頭皮，繼續往前走。雨越下

越猛，有傘在手，周身都濕透。昔日淺淺溪流的引水道，短時間內沖入大量攜裹黃泥的雨水，眼看着水位快速上漲到盈盈尺深。薄衫盡濕，鞋襪進水，每走一步，都像是踩在軟泥裏，心裏反倒有一種奇怪的踏實。雨霧遮蔽視線，也將喧囂隔絕在外。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山林間風雨大作，平靜慢慢浮起，彷彿一段心無外物的小小苦修，慢慢起伏的心緒漸漸撫平了。

不知不覺間，已抵近南風道，此時各路山水橫流匯集在低窪處，淹沒了步道。南風道近在十多米外，透過樹林都能看到路上穿梭的車輛，卻不能前行。躊躇片刻，決定不涉險履水，而是循着就近一條石階路，攀上布力徑，最終抵達黃泥涌峽道。此處是最高信南山山腰，地勢開闊，視野極佳，且道路平整，豪宅林立，門禁森嚴。這時雨也開始停了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



●雨中行山。 作者供圖